

刘战峰 赵洪奎 常太昶 著

乱世情仇

● 白山出版社



乱世情仇

刘战峰 赵洪奎 常太昶 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情仇/刘战峰,赵洪奎,常太昶著.-沈阳:白山出版社,
1999.10

ISBN7-80566-699-7

I. 乱…… II. ①刘… ②赵… ③常…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8784 号

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10013)
大庆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36 千字 印张:10.5
印数:1~5 800 册
1999 年 10 月第一版 199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宝祥 责任校对:崔春昌
封面设计:寻克明 版式设计:崔春昌

ISBN 7-80566-699-7/I·101

定价:19.80 元



第一章	衍敷寺庙会	(1)
第二章	露宿关帝庙	(14)
第三章	杨树林闹鬼	(26)
第四章	婚典这一天	(37)
第五章	姜家堡驱邪	(46)
第六章	云游道降妖	(56)
第七章	太白大酒楼	(66)
第八章	火烧小酒馆	(77)
第九章	无名的花姐	(85)
第十章	遇险慈云庵	(93)
第十一章	满腹心酸泪	(105)
第十二章	洞房花烛夜	(111)
第十三章	清晨大搜捕	(122)
第十四章	半夜偷鸡贼	(133)

乱世情仇

第十五章	夜访黄公馆·····	(143)
第十六章	红尘梦中人·····	(157)
第十七章	神秘的秘室·····	(165)
第十八章	单身入虎穴·····	(173)
第十九章	摆下鸿门宴·····	(183)
第二十章	打不开的锁·····	(190)
第二十一章	鲤鱼跳龙门·····	(200)
第二十二章	青石盘对弈·····	(210)
第二十三章	投奔震八方·····	(221)
第二十四章	绿林大典鞭·····	(230)
第二十五章	风雪孤云岭·····	(240)
第二十六章	黑夜劫牢狱·····	(250)
第二十七章	恩怨不了情·····	(259)
第二十八章	可疑的信使·····	(270)
第二十九章	生死祭魂台·····	(278)
第三十章	村前有条河·····	(286)
第三十一章	激战老山头·····	(297)
第三十二章	喜红楼丑事·····	(305)
第三十三章	小洋楼枪声·····	(313)
第三十四章	未了的心事·····	(321)

第一章 衍敷寺庙会

庆州城西有座寺院，名叫“衍敷寺”。

这座寺院，造型古朴，建筑匀称。红门绿瓦，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金碧辉煌。正殿高大，配有东西廊房，佛殿、法殿、僧殿和钟楼、塔院、经房，都很宽大古雅，颇具气势。

寺内有三个和尚，法号为法光、法明、法亮，都是胜刹名僧，扬名一方。所以，这座寺院，吸引了不少僧俗香客远来进香朝拜，历来香火盛旺。

每年四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是传统的庙会。十里八村，方圆百里的香客、游人、商贩等，从四面八方涌来赶庙会，可算是庆州地方

的一个盛举。

这天，正值四月十八传统的“庙会”。衍敷寺内外人潮如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红的、挂绿的、挑担的、摇扇的，热闹非凡。人群中，有提着鸟笼的土痞地赖，有远居山高险地的江湖好汉，还有阔家太太小姐，也有农妇村姑。

寺院门前，遍地是小摊儿，卖葱的、卖蒜的、卖煎饼合的、卖大碗面的……还有掌破鞋的、换破烂儿的、拎着小筐卖咸鸭蛋儿的……

在寺院广场一片开阔的空地上，有拉洋片的、变戏法的、说评书的，有敲锣耍猴儿的、练气功吞宝剑的，还有唱蹦蹦儿的和梨花大鼓的。

锣声、鼓声、说唱声和吆喝声，到处可闻，此起彼伏，煞是热闹。

贴晌儿的时候，从城南的官道上过来一伙儿耍把势的江湖艺人。走在前头的是一位刚过四十岁的男子，身背锣鼓，风尘仆仆，满脸湿汗。但见这个人，四方脸膛，浓眉阔目，忽闪着犀利的光芒；身着青衣裤褂，软底布鞋，腰系一条巴掌宽的板带，透着一股粗犷彪悍之气，给人一种功底深厚武功不凡之感。此人是班主王飞镖。紧跟在后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子，身背着单刀、花枪、三截棍、七节鞭等耍把势用的家什。她是“台柱”红力娘。稍后，跟着两个长的非常机灵、标致的八九岁小孩儿。男孩儿叫金水，女孩儿叫银屏，是王飞镖、红力娘的一双儿女。

红力娘是一个端庄俏丽的女子，瓜籽儿脸，白嫩粉红；柳叶

眉，斜飞入鬓；杏核眼，水灵有神。她红帕包头，身着枣红色洋布裤褂，紧身密扣，干净利落，显得格外的飒爽英姿，超众脱俗。

这一家人来到庙前的空场上，四下里一瞧：都是小摊儿小贩儿，香客和游人也不多。艺人撂地的场子上，东边一伙拉洋片儿的，那里围了一堆小孩儿；西边是伙滚地包唱蹦蹦的，几个老头儿、老太太蹲在地上唠闲嗑儿，扯闲篇儿。

王飞镖赶忙过去抱拳道：

“二位师傅，辛苦了，买卖不错啊！”

一位手拿彩扇的艺人急忙起身，拱手还礼说：

“不必客气，师傅过奖了。您是外地来赶会撂场的吧？”

王飞镖笑道：

“久闻衍敷寺庙会十分热闹，今天怎么这么冷清？我们初来乍到，请师傅抬手指教一二。”

另一位艺人站起身，凑过来说：

“这就难怪了。你还不知内情吧？”他左右撒眸两眼，见无他人，压低了声，说：“这年头，日子难过呵，庆州的地面上也不太平。杀人劫货的胡子越来越多，套白狼的、打闷棍的朋友大天白日的就在道上动手，宰人就像用脚踩死个蚂蚁一样。天到这个时候，赶会的人早就散去了。如今，虽说归了民国，可兵匪不分，闹得蝎虎着呢。”

手拿彩扇的艺人朝四下望了望，又低声说：“兄弟，你越说越离谱儿了，闲话少扯。”

王飞镖见此情景，“呵呵”一笑道：“落在江湖里，都是一家

人。小的初来乍到，还请二位如实相告！”

另一位艺人说：“那咱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他看了红力娘一眼，又扭脸瞧瞧王飞镖：“这年头，小日本子洋蹦起来了。从东洋国，来了十几个日本人。他们在庆州城，开武馆，设教堂，成立商社，往本国捣腾中国货。东大桥、瓦岗店都有了日本人。他们到处乱窜。东洋人不摊官司，欺压百姓不犯罪。多少老实本分的百姓叫他们闹得走投无路，可官府的人见了他们屁都不敢放。你们可得小心啊！”

红力娘听了这番话，一股胸中怒火直冲头顶。她咬牙切齿地说：“他们就这样无法无天，中国人不就成了他们的龟孙子？”噎得两个艺人不知如何作答，吱唔了起来。

王飞镖急忙给红力娘递了个眼神，说：“力娘，咱既然来了，好歹得在这撂一场，打个饭钱，打个店钱。”说罢，他向两个艺人拱拱手，带领一家人来到广场，选了一块空地，打上了场子。

金水、银屏两个小孩儿敲起锣鼓。“咚咚锵锵……”这锣鼓点正味浓，格外引人注目。

王飞镖右手高举一杆花枪，拉着闪膀，一圈圈绕着场子，扯嗓门子喊：“快来看哪！列位看看祖传的刀法——单刀破花枪、撒手十二镖的真功夫，看看铁砂掌、掌指断石破壁的绝活儿……”

刹时间，瞅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把场子一层层地围了起来。

金水、银屏两个小孩儿一出场，就博得了观众的掌声。金水的虎跳前坡，银屏的串翻，身轻如燕，那真是又轻、又高、又快、又飘。

紧接着，金水、银屏兄妹二人表演了单刀破花枪。银屏的单刀力劈华山，缠头裹脑，上下翻飞，银光闪耀；金水的花枪，蟒蛇出洞，金鸡乱点头，枪尖上的红缨嘟噜噜乱颤。兄妹二人刀枪飞舞，耍得风雨不透。人们看得眼花缭乱，一阵阵喝彩。

王飞镖见好就收。他咧开嘴一笑，向四周作个罗圈揖，说：“在场的各位师傅老大，多谢大家捧场。学徒们初来乍到贵宝地，学艺不精，功夫不深，请多指教。带钱的捧个钱场，扔下三个五个的，为学徒凑个饭钱、店钱；没带钱的捧个人场，站脚助威，结个人缘。各位师傅，请捧场……”

呆头呆脑看热闹的人，见要收钱了，有的往场子里扔了几个小钱，稀稀拉拉没有多少，有的磨身就要溜走。见此情景，王飞镖一边抱拳向四周施礼，一边道：“各位师傅，您别走，好戏在后头呢。请您捧个人场，再辛苦一会儿，为场子站脚助威。我这里有礼了。”他施了一个圈礼，这才回过头来向金水和红力娘一招手：“快出来给大家表演你们的拿手好戏——撒手十二镖。”

“来了！”金水、红力娘齐声应着。

金水打了一排干净利落的旋子出场，摆了一个骑马蹲裆式。

红力娘先是一串板桥，紧接着是个“鹞子翻身”亮相。她从腰中的锦囊里“嗖”、“嗖”掏出十二只银光刺眼的飞镖。飞镖一露，场子上立时响起叫好声。红力娘把十二只飞镖扔上扔下，缠头过腿，上下左右旋转翻飞，犹如十二只白蝴蝶翩翩起舞。场子上的掌声更响了。

金水一溜旋风腿，一股烟似的，纵身到离红力娘二十米开外

的地方，来了一个招式“金鸡独立”。他右掌在前上方，左掌在后方，右腿着地，左腿抬起，往那一站，纹丝不动。

红力娘高喊一声：“诸位，请看撒手十二镖！”说着，她把身子向下一蹲，双脚一跺，双腿往起一弹，“刷”地一片白光，十二只飞镖从手中向金水疾射了出去。

再看那金水，身不动，膀不摇，不闪不挪，两掌手指一并，两臂一夹，头一甩，嘴一张，十二只飞镖十指已夹住八只，双臂夹住两只，嘴里叼住了两只。

“好功夫！”“绝活！”观众拍手叫好。

“哗——”掌声不息，绵绵不绝。

“噼啪”、“噼啪”，小钱不时地飞进了场子，在地上滚动。

这时候，人群中有人大声喊道：“好哇，人家这才是真功夫！”话音未落，两块光洋“当啷啷”一声扔进了场子里。在场的观众，见有人扔光洋，都一时愣住了。

王飞镖注目一看，见扔光洋的是一位彪形大汉。此人年纪四十左右岁，浓眉大眼，红脸膛，黑胡茬连鬓络腮，身穿青缎子对襟短褂，腰系毛蓝色布带，蓝洋绸的裤子，紧扎裤脚，足登一双圆口布鞋，看穿戴打扮，一时分不清是哪路朋友。

王飞镖近前两步，双手抱拳，朗声说道：“这位朋友，多谢了。不知您在哪路发财？”

那大汉一拱手：“不必客气。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后会有期。”说罢，转身向后边拉着马的人说：“咱们走吧。”

王飞镖被弄糊涂了。他好生纳闷儿，心里说：“这个人到底是

干什么的，为啥这般仗义，扔了这么多钱？”

正在这时，就听场外有一个人故意歪腔变调地喊：“闪开，闪开，让王少爷我瞧瞧真功夫！”

大伙儿回头一瞧，见是王秃手，后边还跟着七八个日本浪人和打手，个顶个耀武扬威。

王秃手是庆州城里的县太爷——县知事王全虎——绰号“王大麻子”的大少爷，名叫王金龙。他从小跟人习练过武功，又跟日本浪人学过柔道。别看他从娘肚里生来就是一只小秃手，走路又有点瘸，拳脚功夫上可能练三招五式，混进庆州城东洋武馆当拳师。他仰仗他爹的权势，日本人的洋气，在庆州城里横行霸道，欺男霸女，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无所不好，无所不为。老百姓当面惧怕他，背地里却唾骂他。眼下，他领着日本浪人来了，都知道没好事。可那年月，谁敢碰他一手指头呀？“呼啦”地一声，大家都连忙躲闪，让开了一条道。

王秃手领着那几个日本浪人和打手，神气十足地走进场子。他伸着个大雁脖子，腆着个油篓肚子，戴着个蛤蟆镜子，走到红力娘面前，笑嘻嘻地摇晃着那只小秃手，油腔油调地说：“哎呀，小娘子，你人长得美，武功动作也美，真是美上加美。少爷我就稀罕美的，腻歪丑的。谁是班主呀？让她给少爷我和几位东洋的朋友再露一手，我们也好开开眼，长长见识。少爷我多给一份赏钱。”说着，他掏出两块光洋，在手上掂了掂，往半空中一抛，又伸手接住。

红力娘气得直咬牙，心都要蹦出来了。她心里是一通骂：“狗

娘养的！肯定不是好货色！分明是没安好心。今天，惹恼了我，非把你脑袋揪下来，踹碎了不可！”可是，转念又一想：“从关里到关外，碰到的这号人多了。卖的是艺，赚的是钱，还是少惹是非吧。”所以，她勉强压住了火气，装出一副笑模样，说：“这位少爷，方才要玩艺儿，艺道不高，手脚拙笨，让您见笑了。我们这个小班儿，没什么真功夫，还请您多指教！”

王秃手嘴一咧，“嗤嗤”一笑，晃晃悠悠向前迈了一个四方步，龇牙咧嘴地说：“小娘子，没想到你不但人美，功夫美，说话的声音更美！”他说着，嘻皮笑脸地伸胳膊去拉扯红力娘的手。

红力娘后退一步，急忙闪开。

王飞镖看得明白，听得清楚，觉得不妙，心里说：“这眼前的恶少，分明是个找茬儿闹场子的。”他心里有气，却笑在脸上，急忙走上前，双手抱拳，躬身施礼：“这位少爷，您多包涵。学徒是个小班儿，人手少，家伙不全，艺道不精，没什么真能耐，只能耍些小玩艺儿。您是看翻看打，看枪看刀？我让学徒们侍候您，耍一场。”

王秃手阴阴地一声冷笑，故作正经儿的样子，歪起脖子，盯着王飞镖：“你是干什么的？是班主吗？”

“不敢当，在下就是。”王飞镖答道。

“你叫什么名字呀？”王秃手扯着长声问。

“王飞镖。”

“她是你什么人啊？”王秃手指着红力娘问。

“她是我的结发妻子。”王飞镖仍旧耐着一肚子火气回答。

“班主，班主，一班之主。”王秃手说着，提高了尖细的嗓门儿，小秃手在空中一晃：“那好吧，叫你的小娘子给少爷我练练真本事。咋样啊？”说着，他猛地一拳，向王飞镖捣去。

王飞镖没有防备，忙一闪身，拳打在了肩膀上，闹了一个大趔趄。他强压怒火，抱拳前胸，强作笑态，说：“少爷息怒，有话好说……”

没等王飞镖把话说完，只听“嘭”地一声，王秃手照王飞镖就是狠狠一脚。这一脚是横着踢过来的，来的快，来的狠。王飞镖已经早有防备，身子一跃，可就躲过去了。人躲过去了，脚没有落空，踢在了王飞镖身后的锣鼓家什上。“当唧唧”，锣鼓家什满地乱滚，场外观众都咧开嘴“哈哈”大笑。

王秃手见此情景，十分恼怒，摇着小秃手，高喊：“别他妈笑了！谁笑，我捏死谁！”刹时间，场子内外鸦雀无声。胆小的，怕闹出事来沾着边儿惹是非，吓得钻出人堆儿溜走了；胆大的，满不在乎，非要凑一回热闹，倒要看看王秃手还出什么洋相。

王秃手有些吵累了，一歪脖坐在蒙皮鼓上。他架起二郎腿，晃着小秃手，对着王飞镖一家人耍起威风。他趾高气扬地说：“你们他妈的都过来！别他妈的嘴跟心不一条道。叫小娘子快练哪，叫少爷开开眼！要是不给脸面，可别说不讲义气，砸你们的场子，小娘子我可要包下了！”

说话间，几个日本浪人和打手也“叽里哇啦”叫起来，伸拳踢腿，跃跃欲试，拉出了要动手打斗的架势。其中一个大高个儿，留着小仁丹胡的日本浪人，来到王秃手面前，牙一龇，挤眉弄眼地

说：“王桑，腰西！你的大大的英雄。他们通通地狗熊！”

日本浪人这一“哇啦”，王飞镖的怒气就大了，心中的火呼呼直往上冒。他哪能受得了这个窝囊气呀？他从小跟师父练得一身好武功，十二只银镖、一把单刀威震山东。当年，他在胶东老家参加义和团起义，抗清兵，杀洋人，所向披靡……义和团失败后，曾流落天津街头。后来，他又回老家开武馆，授徒传艺。他好抱打人间不平，曾火烧洋人教堂，刀削罪孽深重的洋神甫，三闯衙府斩赃官。为逃避官府的通缉，他才带领全家人千里迢迢闯关东，寻找音信杳无的师弟黄一鹤，来到了东北的庆州城。

王飞镖目睹眼前的一幕，一时思前想后，觉得再也忍无可忍了。他在心中琢磨：“今天，恐怕少不了一场打斗了。唉，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于是，他便来到王秃手面前：“这位少爷，您不是看我们武艺，是找茬儿砸场子、打架对吧？”

王飞镖脸上满是怒气，话说得不卑不亢，不软不硬。

“砸场子、打架嘛，都是小事。我只想的是人，是要你的小娘子。叫她陪我上床，侍候侍候少爷！”

“要打架，你就请回吧；要强霸民女，那是白日做梦！”王飞镖满腔愤怒，说话直喷唾沫儿星子。

“嘿嘿，卖艺的，你也不称四两棉花纺一纺！在庆州，哪个不知道我王金龙的厉害？今天，少爷给你一个面子，把小娘子给我送到府上，咱们两来无事，你走你的阳关道；如若不然，你就大祸临头了！”王秃手晃着小脑瓜儿，话说得又狂又傲。说罢，他“刷”地站起身来，就奔王飞镖过去了。

王飞镖后退一步，一扬手，说：“这位少爷，慢着！咱们先礼后兵，先君子后小人。你说，咱们怎么比试吧？”

王秃手翻愣着眼睛，抱着肩膀说：“你小子还有点眼力，知道少爷我的厉害了。少爷我今天让你三分，就咱们俩比试如何？我要败在你手里，我多给赏钱，我姓王的再也不噜嗦一句，我们走人！我要把你打败了，没说的，你的老婆、孩子我全留下了，你就土豆子搬家，给我滚出庆州城！”

王飞镖沉住气，强压住火，紧锁的双眉拧成一个深深的“川”字，反问一句：

“你说话当真？”

“当真，少爷我说话丁是丁，卯是卯。”王秃手回答。

“你说话算数？”王飞镖又追问道。

“算数。”王秃手摇头晃脑高声回答着。

王飞镖甩掉了上衣，紧紧腰间的板带，上前一步，站在王秃手面前，说：“朋友，请进招吧！”

王秃手伸胳膊摆腿后，毫不客气。就看他前进一步，右手在上一晃，左手在下，对着王飞镖的小肚子就是狠狠一拳。这一拳呼呼生风。王飞镖一撤身，敏捷地闪过这一拳。王秃手气贯手腕，一招双峰贯耳，两拳直奔王飞镖的双耳击来。王飞镖又蹲身躲过。王秃手接着就是一个旋风脚，直奔王飞镖胸部蹬来。这一招，又被王飞镖轻巧地躲过。

王飞镖连躲三招，没有还手，这是出于礼让，而王秃手却以为王飞镖惧怕他，不敢进招，就气汹汹地说：

“你个臭卖艺的，怎么不还手啊？进招吧！”接着，两个人一口气打有十几个招式。王飞镖明显处于败势的样子。

红力娘心中有底数，知道丈夫只是躲闪相让。金水、银屏可沉不住气了，两眼瞪直，大声嚷嚷着：“爹，打呀！”“爹，别留情了，该出手就出手吧！”

场上的观众，也为王飞镖捏着一把汗，在远处抱打不平，高喊：“快进招哇！”“别吃亏呀！”

王飞镖听到一双儿女在为自己担心，听到观众在为自己呐喊助阵，心里涌出了一股激愤。他决定亮几手，好好教训教训这个恶少。他故意露出一个破绽，装出疲惫的样子，王秃手乘“虚”而入，双掌直奔王飞镖的胸部击来。王飞镖气沉丹田，使个千斤坠，王秃手双掌打在他的胸部。“叭”地一声响，王飞镖身未动，膀未摇，而王秃手的双掌却像打在了一块石头上，疼痛难忍，反弹力把他震得倒退七八步远，“叭嚓”一声摔倒在地上。

观众中，有人高喊：“卖艺的，好功夫！”众人回头一瞧，叫好的原来是扔光洋的那位大汉。

王飞镖大步流星走过去，连忙将王秃手扶起，呵呵笑道：“朋友，得罪，得罪。请多原谅，不要介意。您自便吧！”

王秃手心里明白，自己的武功相差太远，人家一招未进，就把自己打倒在地。他觉着胸膛发闷，嗓子眼儿冒烟，“吭吭”干咳起来。看着众人都在“哧哧”掩嘴发笑，他觉得自己很狼狈，很没趣儿，“啪啪”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气哼哼地说：“你小子好功夫。咱们后会有期！”说罢，一甩袖子，回身向几个日本浪人和打手一